

“二次元”打工人(上)

一边进货一边库存越越多,「每个月最起码要做到20多万元的流水」

在上海开谷子店还能入局吗

经营者们在激烈竞争中时刻紧盯行业动态,不放过每一个可能的商机

编者按 我国二次元市场进入爆发式增长期。2024年中国谷子经济市场规模达1689亿元,同比增长40.63%,预计到2029年将超过3000亿元。二次元产业的从业者往往具备“双重身份”:他们既是消费者,又是从业者。把爱好当成工作,似乎是格外美好的想象。“二次元”打工人系列报道聚焦谷子店经营者、“妆娘”、“毛娘”等二次元衍生职业的一线工作者,还原真实的工作体验。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昂 记者 阮佳雯

静安大悦城、百联等二次元主题商场不断涌现,各种IP主题展览和限时快闪店纷纷落地上海,BW等大型漫展更是一度一度的“盛会”……“谷子经济”的威力席卷市场,开一家谷子店是否意味着“躺着挣钱”?光靠爱好和情怀并不能带来盈利,如何在激烈竞争中“破局”,成为许多谷子店亟待探索的难题。

当爱好成为工作

“卖掉了赚钱,卖不掉自留,怎么样都不会亏。”奕奕在上海市中心与朋友一起开了2年多的谷子店,25岁的她是个“老二次元”,有着将近10年的“吃谷史”。当时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家里本来就堆着许多闲置的谷子,不如直接盘下小店。

“上海是二次元浓度最高的城市,只有在这里开才有成功的几率。”热爱是吸引无数“二次元”入行的初衷。而当二次元的爱好进入三次元,成为一份工作,他们的生活因此产生了什么变化?

小安是一位“90后”白领,一次偶然的的机会,她成了兼职店员,一周工作2天,从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负责店里部分进货工作。“现在工作比以前开心多了,还能以内购价吃谷。”但小安仍表示,“对老板来说,盈利压力还是挺大的。”奕奕的小店就曾遭遇过两次倒闭危机。

刚开业时,为了减轻成本压力,奕奕和朋友很少进货,主要售卖自己的二手谷子。后来,为了丰富品类,他们引进了更多动漫IP的盲抽,却销量惨淡。“库存积压在那里,我们不得不再进新的货,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库存越囤越多,资金难以形成闭环,奕奕只能找家人借钱,才勉强交上租金。去年10月租约到期后,奕奕将门店搬迁至地理位置更优越的华盛小亭,位于人民广场地铁站出口,租下了当时仅剩的两家门面,打通成一家30平方米不到的小店。“租金比以前高了不少,但好在客流量多一些。”

高昂的租金只是最基本的门槛,从业者还面临着逐渐加剧的竞争。

李琦开的第一家谷子店在华盛小亭,他回忆,当时隔壁店家进的货几乎跟他一模一样,价格刚好便宜一元钱。无奈之下,李琦只能将店铺搬到市区一家二次元主题商场,承受更高的租金和人力成本。目前,他招聘了3名全职店员、4名兼职店员,“每个月最起码要做到20多万元的流水,才能不亏钱。”

“一直在往店里投钱,但是回本遥遥无期。”李琦苦笑说着。

捕捉新商机

“现在已经不是入局的最佳时机了。”小安说,同一层的商铺在去年下半年几乎全都换了一批,其中不少是从其他商场搬来的。这些商家手里囤积了太多货,不得不踏上转型之路。

小安所在的谷子店是去年11月新开的,老板效仿其他谷子店,通过“寄售”减轻囤货压力——“谷主”(个人卖家)将谷子放到店里寄售,店铺收取租金和抽成。

“店里75%都是寄售的,没有囤货压力,流动资金能捏在自己手里。”小安解释说,这种模式在人民广场地铁站的华盛小亭迅速形成规模效应,如今这股寄售的风又吹向二次元商场。

在激烈竞争中存活下来的谷子店经营者们时刻紧盯行业动态,不放过每一个可能的商机。

“最近韩国人来买《恋与深空》谷子的很多,因为它的官方谷子在海外没有销售渠道。”小安注意到,从2025年12月开始,韩国游客明显增多。小安家中的8只玩偶放到店里卖,不久便售空了。“原价只有79元,因为现货极少,市场价已经卖到140元。”

李琦也在观察网上的风向,调整店里的进货款式。随着荷兰IP米菲兔再次走红,他在店门口的一大块货架上铺满了各式各样从韩国进口的米菲兔玩偶。“现在店里货值起码有100万元,韩国本土的毛绒玩偶店规模可能都达不到这个程度,韩国人买来的也很多。”

奕奕从不追赶网上的潮流,始终坚持喜好,这也让她收获了一批忠实受众。“店里进的都是我和朋友喜欢的IP,大概50%都是比较冷门的,不太好卖。”为此,奕奕早在开店时就开始经营社交平台账号,每天发布店铺上新谷子,目前已经积累2.2万粉丝。奕奕说,有些小众IP的谷子,她的店可能是全上海卖得最全的。因此,她曾遇到不少从外地特地赶来,蹲守在门口等待开店的顾客,也有外国人带着翻译器一路找过来,买了一大袋谷子回去。

奕奕计划不久后创立线上店铺。“开了两年多的谷子店,已经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而是有感情了。只要我们能维持运转,就会把它一直开下去。”(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奕奕、小安、李琦等均为化名)

上海环上公园春节前实现全部开放

50座公园如明珠,生态项链成形,给市民送上马年新春头一份“大礼包”

本报记者 陈玺撼 见习记者 余敏之

最近,家住栅桥社区的巢永康一有空就住新开的申纪港公园跑:“出门几分钟就到了,像自家后花园一样。”

马年春节前,申纪港公园正式开园,它是嘉定区“十四五”期间建成开放3座环上公园的收官之作。

历时5年,上海实现了建成50座环上公园、105公里外环绿道的目标。一条环绕外环、镶嵌50颗环上公园“明珠”的生态项链已经成形。

越来越多市民在家门口附近享有高品质的生态福利,这份给全体市民拜早年的马年“大礼包”,深得人心。

2021年,上海环城生态公园带建设全面启动。目前,“十四五”期间规划新增的36座环上公园全部建成,加上顾村公园、上海滨江森林公园等已建成开放的14座环上公园,组成了环上公园群。

不同于一般城市公园的“精致”,环上公园是市民游客享受大自然原始魅力与宁静氛围的郊野空间,鉴于其区位特征、自然本底等资源条件,其核心风格可以用“生态、自然、野趣、静谧”概括。

申纪港公园开园后,细心的市民发现多了上百棵玉兰,有白玉兰、黄玉兰、二乔玉兰等7个品种。“市花白玉兰的‘能见度’太低,这是我们在调研中市民普遍反映的问题。”嘉定区园林绿化管理所规划建设科助理工程师冯尚君表示,在保留之前外环林带良好自然基底的基础上,公园开辟了一座园中园——玉兰园。



近日,位于浦东新区的凌桥公园提升改造后向市民游客开放,为上海环城生态公园带再添高品质绿色空间。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摄

严守生态底线的上海环城生态公园带已成为自然精灵的沃土。据监测,截至目前,上海环城生态公园带共记录到植物158科639属1311种,物种数约占全市植物总量的三分之一;鉴定昆虫668种,其中72种属于上海新记录物种;记录到鸟类218种,占上海市鸟类总种数的40.82%。高品质的公园绿地,与其为邻的人们

既是享受者,也是建设者。上海市绿建中心主任张莹萍表示,上海环城生态公园带的打造,从规划立项阶段就有一个特点:怎么设计、建设,主要听老百姓的,有关部门花了大量时间到公园周边的社区、单位进行调研走访。2021年9月至11月,环城生态公园带总体规划尚处于编制阶段,上海绿化市容部

门就启动了“金点子”征集活动,线上线下征集了4200多条来自市民的真知灼见。在环城生态公园建设中,各级绿化部门更是把民意征询作为公园设计方案敲定前的必经环节。“环上公园后续重点是激活社会共治共管力量。”张莹萍表示,绿化管理部门将继续邀请群众做考官,开展市民满意度问卷调查,主动接受评判,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上海首家养老护理员之家启用,首批96名护理员已正式入住

这个“家”背后,连接的是千万家

新春走基层

本报记者 周楠

47岁的养老护理员戈红搬进新家第一天,第一次有了“下班”的感觉。此前3年,她一直住在彩虹湾老年福利院内的员工宿舍。“房间与老人同层,24小时都在院里,总感觉没有工作和生活的边界”。如今,她步行15分钟就能从养老院回到位于场中路的新居。

2月13日,位于虹口区场中路201号的上海首家养老护理员之家正式启用。这座四层建筑是虹口区保障性租赁住房——“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的独立楼栋,共设24间居住房、142张床位,专门面向养老护理员。首批来自彩虹湾老年福利院的96名护理员已正式入住。

成本分担,个人仅需平摊水电费

记者在现场看到,6人一间的宿舍约30平方米,独立卫浴、热水器、无线网络、储物柜等一应俱全。楼道里还配有视频监控、电瓶车充电桩,24小时便利店则解决了夜班购物的难题。

此外,公共区域设有厨房、餐厅、会客区、阅览室。养老护理员之家的公共厨房里,几名养老护理员正在包饺子,不时传出她们的笑声。

戈红今年春节依然不回老家江苏徐州。爸妈打来电话问,她说:“争取明年回来吧。因为春节是养老院的老人最需要陪伴的时候。”她的女儿元宵节后过生日,她打算那时回去一趟,“陪她过个生日,再回来上班。”



护理员们在会客区写春联和福字,新家充满喜庆的过年气氛。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来自江苏盐城的赵明芹在彩虹湾老年福利院已工作了整整7年,7年间也只回过一次家。“老人也想过年,他们身体不好回不去,我们要陪着。”在养老护理员们不经意的言语中,流露出对老人的真挚感情。“每次我休假回来,老人们都围着我问这问那,真的像自己的父母一样。”赵明芹说。

不过,过去她总觉得“住宿舍是临时的”。这次入住养老护理员之家,自己也“终于有了家的感觉”。这一居住模式的创新之处,还在于成本分担机制。

据虹口区养老服务发展中心主任王青介绍,养老护理员之家采取“区民政局补贴一点、运营方承担一点、养老机构出一点”的模式:房屋由彩虹湾老年福利院整体承租,护理员个人仅需平摊水电费,且政府给予水电费50%的补贴。

国投沪康总经理、彩虹湾老年福利院运营方负责人刘洪山坦言,养老行业是微利行业,过去为护理员租住社会公寓成本压力巨大。“这次政府搭台、企业承租,既缓解了运营压力,也解决了护理员最迫切的安居需求。”

据虹口区养老服务发展中心主任王青介绍,养老护理员之家采取“区民政局补贴一点、运营方承担一点、养老机构出一点”的模式:房屋由彩虹湾老年福利院整体承租,护理员个人仅需平摊水电费,且政府给予水电费50%的补贴。

国投沪康总经理、彩虹湾老年福利院运营方负责人刘洪山坦言,养老行业是微利行业,过去为护理员租住社会公寓成本压力巨大。“这次政府搭台、企业承租,既缓解了运营压力,也解决了护理员最迫切的安居需求。”

回到真诚,就是要少点“套路”,提供的优惠和福利,不能“草色遥看近却无”,不能像某些网站在“购物节”时推出的优惠方案一样,复杂到要让人拿出纸笔求二次函数最值。

在上海,为了有效降低消费门槛、提升消费意愿,各区近期都纷纷推出了消费券,“财大气粗”一点的还推出了多轮,福利“简单粗暴”、通俗易懂。比如静安的“马上有礼”消费券,“满5000减800”的优惠就是为了春节期间“买买买”而生的。

回归真诚,还得想入所想。上海正以“绣花功夫”雕琢每一处服务细节,最大程度满足市民游客的真实需求。过年期间的上海并不是“空城”,而是充满活力、年味满满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毕竟,现在大家都“爱你老己”嘛,花钱就是图个高兴。而上海,确实是最适合“爱你老己”的地方。

当年俗活动脱离虚幻的“仪式感”,回归真实可参与的场景,当整座座城市都在用各种诚意满满的方式,别出心裁的活动帮助你、激励你趁着过年好好“爱你老己”,浓浓的年味也便自然烘托出来。

“爸爸,今年我们到底去不去崇明过年?”又一次,孩子满怀期待地来问我。“当然!我们不是去崇明,我们是回崇明。”我回答道。

回归 真正的“年”藏在旷野的风里

上海年味·漫笔

本报记者 茅冠隼

“爸爸,今年我们还去崇明过年吗?”10岁的儿子放假后,不止一次这样问我。

在童年生活这一块,我和儿子完全没有共同语言。我在崇明乡下长大,小时候和蛭、土豆、油菜花为伴;他在上海市区出生,一落地身边就充斥着网络热搜、抖音神曲和《蛋仔派对》那样的网络游戏。

去年过年前,我和他聊起自己小时候的过年记忆:冬日微冷,寒风卷雪,父母在家蒸崇明糕。糕蒸时积攒的带着甜香的水雾弥漫在小小的厨房里,恍若86版电视剧《西游记》里的瑶池仙境。刚蒸熟的糕可真香啊!我忍不住一口咬上去,又烫又甜……

我眉飞色舞地说着,发现儿子脸上露出了不感兴趣又强装好奇的神色,瞬间明白我说的故事,对他来说都有一个英语语法里代表过去时的“ed”作后缀。

果然,他小心翼翼地问:“这东西买不

到吗?自己做多麻烦啊!”

我“一头黑线”。行吧,说不明白,体验一把不就完了。于是去年过年时,我带他去找了一家崇明的乡村酒店住了几晚,除了站在蒸箱边亲自体验手作崇明糕之外,还体验了自制八宝饭、土窑烤红薯、放烟花、鱼龙灯巡游、烧塔祈福等。孩子冻得鼻涕通红,兴奋地大叫:“过年真好玩!”

那一刻我陡然明白,所谓“年味”,不能“网来网去”,还得“绝知此事要躬行”。感受年味,就是要回归现场、回归体验。吹着冷风,听着火舌舔上木柴发出的“噼啪”声响,看着鱼龙灯的火光,闻着崇明糕的香气,地道的年味就会从你的每一个毛孔里渗透进来。

又到一年春风送暖时。可以明显感觉到,近年来上海的迎新活动,逐渐告别以往的“网红打卡式”,不再追求表面的热闹噱头、浮夸布景,而是回归街头巷尾、市井市集。说得再白一点,有些活动,看上去很“糙”,但沉浸其中,年味直接爆棚。

最近在沪郊,不少活动让年味从“屏幕里的打卡点”回到了“身边的烟火气”。比如崇明,明珠湖欢乐渔场里,各地游客兴致勃勃地下网捕鱼,看着渔网中翻腾跃动的鱼群满载丰收喜悦。青浦的一个活动更是脑洞大开。2月8日下午,青浦元荡湖畔,身着各色泳衣的冬泳健儿跃入澄澈碧波。站在现场的感觉很奇妙:天气当然是极冷的,但竟然会凭空生出些热血沸腾之感。